



晉書三十八

列傳第八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畱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卽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

音雷音駐本或作
形徒更文

琴川宅鳳蘭
氏雷回南甫

三三三
懷德 卷三

所謂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在已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
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
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
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
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為衛
將軍惠帝反正復為侍中加大保齊王罔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
士皆以牛酒勞罔幹獨懷百錢見罔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
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罔既輔政幹
詣之罔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罔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
意指倫也及罔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
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
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

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
遑贈諡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
常侍皆為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為寧朔
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
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
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鄉特詔諸王自
選令長伷表讓不許入為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為鎮東大將
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伷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
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
率眾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伷請降詔曰琅邪王伷督
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

加 鄭元本

賊震懼遣使奉偽璽綬又使長史王恒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察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杭梁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子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繇爲東安王漼爲淮陵王

覲字思祖拜冗從僕射大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爲元帝中興初以皇子哀爲琅邪王奉恭王祀哀早薨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阼琅邪王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既卽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戶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讐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爲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俶雍本止俶字弟侃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寃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于倫其醜虐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還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

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爲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爲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倂父欽爲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倂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倂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中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觀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王以奉繇祀尋薨國除

淮陵元王漼字思沖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漼與左衛將軍王興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爲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禪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四百六十三戶機之國咸寧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一萬三百四十七戶增燕國爲三萬戶薨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嗣後冏敗國

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雋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亮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

在傳者

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虜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倝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執一作執罔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暢字玄暢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叅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勳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畱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又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劬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

梁孝王彤字子徽清修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彤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

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姦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彤爲有
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
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
邳王晃監青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
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爲征西大將軍
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
校尉屯好時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氏賊齊萬年
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
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
謂叅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
在此獨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

後取反
力轉反

疾藥反

處偃反

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
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爲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
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彤有
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
萬戶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着司
徒爲丞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益也彤固
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爲阿衡給武賁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
詔以彤爲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
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陳畱蔡克議謚曰彤位爲宰相
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
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
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

彤薨紀在太安
元年

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食之臣而况帝王之朝一本多有而字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按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謂勤宜謚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為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為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獨一本無獨字不得去乎趙盾人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偽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為後是為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羨子悝為彤嗣早薨是為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為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璉為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穌立薨子珍之立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壽陽義旗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叅軍為裕所害國除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

武惠舞

武惠為舞

賈充傳之作

舞乃侯攸也

音讀

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為嗣從征王凌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奉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稽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稽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

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皆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待

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
 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通慢且唐虞之朝猶須
 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
 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
 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
 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救一作之規庶以免
 負於是內外祇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
 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
 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
 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
 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
 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

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
 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
 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
 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
 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
 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辱農時畢力稼穡以
 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轉鎮軍大將
 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受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
 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
 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有所
 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
 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

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
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
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
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
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
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闡世以爲工咸寧二
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
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
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
帝先是太后有疾旣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
獻歔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嘆
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
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
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紇皆諂諛
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
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
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
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紇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
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旣信勗言又納紇說太康三年乃下
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
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
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
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中司
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

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以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竇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尙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

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罔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實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以兄故容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寶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實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罔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罔不

胡文及

馬及
之忠及

吉及
紀及

楚歷記曰在
五十年年。

即見須符付前頓楚志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罔輔政
詔以楚為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
又從罔求開府罔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楚以是
益怨密表罔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興謀共廢罔事覺免為庶人尋
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
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授公上宰東萊王楚潛懷忌妬包藏
禍心與王興密謀圖欲譖害收輿之日楚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
經宿乃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罔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
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徒楚上庸後封微陽
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害楚罔死詔誅鍾復楚封改葬
以王禮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諡沖王

實字景深初為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實繼廣漢殤王後改封
北海王永寧初為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代齊王罔鎮許昌
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邑滿二萬戶未發雷為侍中上
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曰云石麟下宜
尸脫文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天武帝踐阼詔曰亡弟千秋少聰
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
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為千秋後雖非典
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後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諡景度以
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為東海
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為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長子楚
為嗣楚薨子遵嗣

此楚下
尸脫文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第五子贊
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實嗣廣德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王帝為鑒
及燕王機高選師及下詔曰樂安王鑒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
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遊而
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
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為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
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
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
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為廣陽國立冰為廣陽王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
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

之其封為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怛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
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既暢飾之以
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以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
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
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
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
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
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
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澹詔凶魁彤參覺

武作福

周易書卷之及

晉政濟區
子水也其也
子水也其也
子水也其也
子水也其也

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羣自家刑國緯武經文
木摧於秀蘭燒以薰其香

晉書三十八

列傳第八

終

晉書二十九

列傳第九

王沉

子浚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為椽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顛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為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



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
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虚心故
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
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
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
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厥褚碧曰奉省教旨伏用感
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
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
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賂之人將慕利而妄舉
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
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
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

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
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宋本無忠字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
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
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
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
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
虞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
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
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
以求盡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沉探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
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
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竝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

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卽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勲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勲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沉蹈德居正執心

顯
李

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勲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既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勲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沉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沉棺槨已毀更賜東園秘器咸寧中復追封沉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負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負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

沉慎言貴及
善聽懷可記也
濟其惠壽

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眾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露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

械名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制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為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為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為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為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

於夏
於夏
又烏部友

帝化封
段勿塵
為遼西
郡公段
字侯也
蔣云

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率眾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杯逐
 北入其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
 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杯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
 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為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為司隸大司
 農華蒼為太常中書令李紱為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
 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為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
 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眾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
 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
 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
 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名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為政苛暴
 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
 命多叛入鮮卑從事胡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

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名浚怒以重幣誘
 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為所破時劉琨大為
 劉聰所迫諸避隄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一本無以強盛乃設壇告類
 建立皇太子備置眾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為尚書使
 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又
 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為兗州李暉為青
 州暉為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
 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為魏郡守前
 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竝切諫浚怒誅之
 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
 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
 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

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
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
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
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為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
勒之附已勒遂為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
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
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眾議皆曰胡
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
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
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
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餓
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

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
國斬浚而浚竟不為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
封沉從孫道素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
公宋受禪國除

荀顛

荀顛字景倩穎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為姊壻陳群所賞
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勲除中郎宣帝
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為魏
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
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顛
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顛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
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毋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顛預計

東莞 東莞 東莞

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顓鎮守顓甥陳泰卒顓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顓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顓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顓定禮儀顓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顓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顓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勲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顓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顓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

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顓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顓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旣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顓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顓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顓兄玄孫序爲顓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顓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斐射聲校尉父時
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
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
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
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
正叅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
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閭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
入佑謂幹曰未有人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
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
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
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

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
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
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
可不速爲之備帝卽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
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
啟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
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
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
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
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
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爲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
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

間竝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睢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一作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為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為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為潁陽亭侯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

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背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為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為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為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為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負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

古語
音義
古語
音義
古語
音義
古語
音義

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息，奉職司者而夙夜不解，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屨，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

周官六所重
統內寺省并
極是音有和
宗為難孔楷
此議不乃也

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眾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吏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勗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勲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勗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

唐脂及

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竝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
 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
 部尚書山濤皆可為司徒如以瓘新為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
 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
 下啟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為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
 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為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
 程咸張暉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為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
 諫漢文謂獸圈畜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
 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
 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
 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
 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

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
 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最還盛稱太子之
 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
 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
 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
 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
 其婿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
 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官
 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
 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闡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
 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

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
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
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
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疋遣兼御
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
謚曰簡子竣嗣卒謚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
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
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駕討齊
王罔勲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
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
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謚曰成追贈太

保藩二子邃闔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
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
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
帝就加左將軍陳畱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
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
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
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
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
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靖汪嗣
闔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一作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
馬齊王罔辟爲掾罔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闔與罔故吏李述

稽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為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遂
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一本缺轉少府明帝
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闇才明過遂帝以語廙
亮亮曰遂真粹之地亦闇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諡曰定
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為司徒左
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為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
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為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
夏李重及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倫篡
以組為侍中及長沙王又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閻丘沖詣成
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為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

及應作

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
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
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為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
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為司隸校尉組
與藩移檄天下以琅琊王為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之舅
及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竝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
藩行畱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
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穎縣公加因夫人
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
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
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為司徒以問太常賀
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眾望於是拜組為

何云
元帝加
下大
此大

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羨並錄尚書事各加班劔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鎮東叅軍行

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

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位一作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

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

夫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

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

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閭僕射孔愉難奕以

爲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爲陽秋

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

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

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

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下博

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

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

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

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

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

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統

馮統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貞汲郡太守統少博

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授日隆賈充荀勗竝與之親善授
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
得不廢伐吳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
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
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
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
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
友于之情甚篤旣納統勗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旣聞攸
殞哀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
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勗同共
苦諫不可吳平紉內懷慙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

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
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授日隆賈充荀勗竝與之親善授
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
得不廢伐吳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
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
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
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
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
友于之情甚篤旣納統勗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旣聞攸
殞哀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
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勗同共
苦諫不可吳平紉內懷慙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
論當徵爲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
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爲散騎常
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字長秋熊字文羆中
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旣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
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
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
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
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
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貧絲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
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名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
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西蔡反

蘇反

許反 章反

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
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
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季敬足以承親周慎
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
褒閭而偶震雖廢典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
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戚施內窮
狙詐斃攸安賈交最讎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
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
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感臨淮翼翼孝形于
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為蜚賊統之不臧交亂罔極

晉書三十九 列傳第九

晉書三十九 列傳第九

晉書四十

列傳第十

賈充

賈充字公閻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
生充言後當有充閻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
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
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叅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丘
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
十戶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
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
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

特後及

渠退及

晉書四十 列傳第十

陸放公兩去賈元
借後云言二也情
則三也其惟倫長
乎自古惟用其
罪多異於以其
有是三者也福
機亂萌伏于隱微
人知立之利不知其
害有識者為遠
見而力止之王猛
之手奉是也投
機之會時既已
移而常人聞于
事機私復過計
馮道之子周是
也猛固賢矣道
雖聞猶有憂
志焉至子賈元
弟晉武帝時力
沮伐吳之舉至

情新張華則何
說我自漢之季
幾十年間庸會
見南北分列謂
為常事赤雲
後魏武之雄乘
破竹之勢而大敗
堂堂地終身不敢
南仰充之心蓋
稿料吳季可不
因先事之言
徵後日之福而
不料天下之遂
一也要之戰危
事也必愛為君
為出師不能一
舉而空三苗以
唐太宗自將李
勣在少不能遂
平區之高麗
故為元之說者

常有利焉此人
臣陰為身計者
所以多出于此也
馮道不足言矣
王猛曾充之論
西晉蓋是登而
修千里者可不
察哉

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為反必也今徵
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為司空而誕果叛復
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
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
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
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
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
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
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
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
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
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

據通鑑乙

為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
初文帝以景帝恢賚玉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
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
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
中改封臨穎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
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
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
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
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
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
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
太守周雄齊相郭頊騎都尉成公綏荀勗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

卷之五

卷之五

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綰五百疋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綰七百疋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勲邊境帝竝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

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腹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移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

羊祜子七堂
賈光吉之志
功名者以此意

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曷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曷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頌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啟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叅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

禮及

禮及天下定江及

音趙

音殺

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名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

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同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轅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群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為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御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鑿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

晉書又慮續及

溫涼音

音奔

晉書又慮續及
 溫涼音
 音奔
 充之他嗣乃裁
 君之報非係郭
 槐之始蔣云

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坐田一頃與石苞等為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為魯殤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替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轉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勲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

尊顯勲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卽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爲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

而還其母時沛國劉舍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如此例旣多質之禮官皆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內準則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旣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

郭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
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
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
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
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
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
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
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
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
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
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人乃夜中陽驚託言有
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

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
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旣爲充嗣繼
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鑱繫黃門侍郎其爲威
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
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
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
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
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
索秀潁川陳瞻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劉琨皆
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
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
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

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上
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
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騎都尉
濟北侯荀勗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
荀熙力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
中領祕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
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眾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
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成都王穎在
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
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及為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
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地
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及遷侍中

穎嘗及

穎云所知此不
是夢
此預戒之初充既
知之及後何以不
預之也

古直友 力智友

丁降友 七全友

音

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
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
器望及壽兄輩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謚母賈午皆伏誅
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
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
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
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聞
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
斬張華汝之闇翹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
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
嗣死於鍾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
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

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勲，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官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彞，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

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旣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忠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一作有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強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已，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太子侍講，負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

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
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謚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
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
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
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碧郭奕並表駿
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
復畱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
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
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
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

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
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
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

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勲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徃代侍中車
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明遠毗翼二
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
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
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
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
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
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
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

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邵
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
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
然矣駿弟珣濟皆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
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
書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
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
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
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
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
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
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

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曰屢以正言犯駿珣濟爲之寒
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
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郎孟觀李肇
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一作得
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
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
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
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
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
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
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
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

子亮云
於不終
朕是宮
何事

晉書卷之四十五

晉書卷之四十五

晉書

晉書

晉書

晉書

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眾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闡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出兵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閭纂殞斂之初駿微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

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為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中軍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為大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

張華當時皆謂宜為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
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
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
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
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為稱職與兄
珣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祐為河南大守
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
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
門戶可得免耳下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
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
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

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
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
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為保傅當至東宮
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
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
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
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
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
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

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珧雖先覺，亦罹禍殃。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

魏川中鳳臺氏關南

晉書四十一

魏川中鳳臺氏關南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一作祖成此宅。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

晉對

乃定反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音三
音三
音三

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滬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

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為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娉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為拜三夫人宜使卿尤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為弘有詔詳之眾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畱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

乞假葬妻

謝頭老解古者之
不必取第不遂
其意也善之不善
善之不善不遂
則其于公者不掩且
以若之公者不掩且
則其于公者不掩且
人為善未始不先
說可未始不先
說了一尺畢竟做
不成言見張子語
一百百眾對坐陰
四舍未雨同忽則
辨雷子語云此而
不成它人同如子
韶遂引孔子說
者云之不出取第
不遂為對蓋聖
無教辨雷則也而

教教辨雷雷也
無雨作文之於
在胸中涵養自
長江大河源源
以方學自一二
把出說了都不
習中此必後不
作文

音歲 子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熹少有高行博學研
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熹為太
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

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
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
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
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
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
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
流德聲茂者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
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
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簾褥自
副以舍人四人為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
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為事必先
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

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
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
傷悼賙賻優厚諡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
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
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薄命
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惓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
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阜輪車牛一乘
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熹

李熹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熹少有高行博學研
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熹為太
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顏延之

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閣熹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熹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熹到引見謂熹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熹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熹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母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寮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卬爲寧北將軍鎮鄴以熹爲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熹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熹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

言及之瞻反

音謀

始初封祁侯熹上言按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俱各占官二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諡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玉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救羣僚各慎所思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熹爲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官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衆事熹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熹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

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為可以頤神而虚心之望能不憚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熹為僕射時涼州虜寇邊熹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為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熹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熹上疏諫爭辭甚懇切熹自歷仕雖清非異眾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諡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甚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

音云大况漫
之精然之神

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眾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化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

堯之爲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爲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

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

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
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
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
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
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
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
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
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
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列而聽之
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
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
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與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

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
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
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誘毀之生非徒空設必
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
不仗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
理其罪若知而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一作皆
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
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巴斯亡不讓之人憂亡
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
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
皆不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
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

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三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眾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

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眾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貴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眾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厲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
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
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
爲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泰始初進爵
爲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代吳也寔以本官
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
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
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
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
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
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
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

即吳元
行及
可以一觀其如
是古之如何

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
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
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
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
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
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
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
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
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
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寶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
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

音意
音斤
音意
音意

苦節友

群友 志同友

音律四存音
蘇云肥之
夫母友味
乎

制界友

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
 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
 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
 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
 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
 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
 之事皆自管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
 廁見有絳紋帳裊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
 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
 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為廬杖
 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
 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

劉宣
致書
昭

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
 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貧
 污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
 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
 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
 寢矣入為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
 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畱圍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
 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為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
 帝置長一作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長沙御史秩與

李紀
黃沙

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
際守道貞全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尚書加奉
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勲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
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
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
兄誕爲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
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旣還洛
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
懷帝卽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傳祇並見推崇尋爲尚書令
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諡子韜字子
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賕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
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留

臺以韜兼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
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
頤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
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
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意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
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與趙如...

晉書四十一

二食人如...

...

...

...

...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終

西川中...

晉書四十二

西川中...

列傳第十二

王渾

王渾字玄油太原晉陽人也父祖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口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眾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眾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

次子...

...

...

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圍為邊害
 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
 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
 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
 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
 吳將周典等五人又遣殄吳獲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
 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
 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眾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
 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
 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
 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醜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
 皓中軍案甲不進致有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孫晏有幹旋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
 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
 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
 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
 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
 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
 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
 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
 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
 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曰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
 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
 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

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由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

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畱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

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前云封次
子尚為嗣
內侯此云
長子何也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

此武子何以
不承何也

音真 上啟于蘇

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

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為河南尹未

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

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埭編

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滿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駉常瑩

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

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

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

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

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軋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

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

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

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

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

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

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

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

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

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

兩目失明而妒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

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

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濟

音石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刃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刃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

毅再拜賀曰三刃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畱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楝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楝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為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

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夜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為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剋之。擒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鑣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過鑣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雷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

濬發自成都向武昌不先至丹陽且下有剋西陵事則方自夷陵南下也此直指夏口又兼至考為定

師云水怪注神歸此有丹楊城此非丹楊郡及枝江也

虞忠。壬戌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為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渚。舉國震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朝。舍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觀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

音福

音福

音
意
馮云後提
情景可想

其縛受壁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
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
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
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
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
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
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
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
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
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
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
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

疑云。二表皆
曲為理。可認
情文兩到矣。

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騫直造秣
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
鎮東大將軍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
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
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一無在在北
岬遣書與臣可暫過來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
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
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
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
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
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

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
 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
 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
 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
 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
 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
 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
 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
 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捲
 皓以眾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一作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
 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
 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噓不可聽

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為事君之道唯
 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
 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
 以征討之事雖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
 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
 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浚軍得吳寶
 物浚復表曰被壬一本作戊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
 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
 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

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詬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

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搆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去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官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紀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

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適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

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嗜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旣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濟至京都有司奏濟表旣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濟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濟不卽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濟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責掩之有司又奏濟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濟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伍置此營自濟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

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中私策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亦不能遣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

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諡曰武葬栢谷山大營塋域塋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驚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

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餽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况濬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勲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

主簿張暉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鏡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逆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

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

廣武如自難

一作濁音惠音示

又每忼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投馘勲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旣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鹿撻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埃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鹿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

閻音渡本

音奉

音記且音反

五音反

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虚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遙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帛

遂乃喧贖宸宸數亂彝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于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晉書四十一

卷之十一終

魏川中鳳圖

晉書四十三

魏川中鳳圖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一作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

莊元及下其俱友

張有友 莫滑友

當汲友

張懸友

洛陽反
音梅音田尼質反

身云攸太子
弟也月自王
自皇后反出

後合反

居禮反

羊祜執反
四字有誤

人臣居喪
六日諒旬
意云

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畱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

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人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重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左出正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

洛要反

音梅音田尼質反

爵云攸太子弟也同自王自皇后出

德反

居遷反

人臣居喪六曰源周

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道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

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且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

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
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稟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
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聞濤不
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
臣亦何心屢陳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稟奏君
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
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
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
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
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
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
重任意或諧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

一作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
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
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悞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
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
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
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瞶不能自勵君臣父
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
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
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
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
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
爲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

詔確曰濤以德素為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
 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
 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
 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
 以道德為世模表况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
 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
 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
 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
 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
 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
 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
 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熾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

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
 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
 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
 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
 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
 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
 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冲讓以自揖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
 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
 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
 百匹以供喪事策賜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
 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曄等上
 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

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表毅嘗為鬪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疋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疋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疋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

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

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言後進雋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震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

振

馮云事請於
更古詩一
名子

乃結反
魚力反
音送
郎才反
於別別和重
事後後何
倫下何
式是反

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湯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涕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

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于官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繁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玉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目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

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眾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

與利此物也
音附
與利此物也

有若之老若
猶況者
自稱公榮者
不可不與也

公榮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亦不可不與飲。今未復用。則白翻案。矯意。甚。奪情。其甚。甚。

音同。前中。市。名。案。後漢。王符。傳。

章懷注。引揚。雄。蜀。都。賦。云。竹。中。黃。潤。一。端。散。金。此。則。元。本。作。筒。中。極。是。今。本。作。筒。中。信。寫。之。訛。也。意。云。

史。慶。之。竹。友。王。云。聊。以。名。日。夏。日。本。

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

中元本

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當一作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

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暮而戎奏還
 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
 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
 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
 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
 司博士王繇曰濬冲一本作著仲譎詐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
 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
 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
 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
 其善為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眾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
一本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

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
 謀臣葛旆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
 於是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遽伯
 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
 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案
 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致大官道
 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
 錢不知紀極每目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
 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
 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
 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

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郊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笑若未嘗有
 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郊縣時年七十二謚曰
 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
 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一本作 纒纒如東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
 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常
 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為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
 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穢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縻今日視
 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
 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
 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
 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
 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父又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
 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
 無屈下之色眾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
 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
 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
 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
 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
 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
 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

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復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

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

晉書

上側理及下直用

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
 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
 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
 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
 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
 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
 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眾心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眾共推為元帥衍
 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
 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
 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

晉書

沙濟反

魏書
卷之五十五
恒晚耳

真聖反

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
 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
 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
 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責乎
 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
 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雋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
 江常稱之曰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
 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
 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為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
 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

都甘反

五業反

至世德云見
弟周品題賦
早

卷三反

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
 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
 澄爭得脫踰窗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
 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
 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
 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
 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
 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
 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
 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
 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極
 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為

曹思任云不悔
 以名之云
 易去既此動
 通鑑易
 可書反

龍行龍

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
 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
 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
 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
 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
 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
 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疑
 所獲疑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
 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
 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
 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
 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龍洲以其妻子為賞沈

音滿

應初音極類音律
之法分反

音戶

馬羊反

真利反

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
 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
 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
 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
 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
 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弢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
 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
 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
 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
 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表遂瓌故吏也託為瓌報仇遂舉兵逐
 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為遂所敗會元帝徵澄
 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

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為敦所憚澄猶
 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
 持鐵馬鞭為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
 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
 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
 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
 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敦故吏佐著作郎桓
 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將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
 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晔
 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

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劉弘收荊州引為治中引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勵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為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夙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搯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夙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畱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

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丞敦畱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荆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疾一作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

坦元中
祀垣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與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自昔諸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

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旣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

孫云角影相
延爲引影
賢云天下
其水鏡界
自於忌杯蛇

法 驛云支也良

音喬音毛

即東友
主恩在云晉朝
若有骨也記
此云

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
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
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
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
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
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
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
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
有樂地何必及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
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
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止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

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
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
司隸校尉滿奮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眾人代
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
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
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
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
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又遭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
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為疑
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
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
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左傳云一從
坦與山脈入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幾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
 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濟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
 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
 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
 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
 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
 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鵠以此為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暎將聖事乖跂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
 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悞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濟冲居鼎談優務
 劣夷甫兩顧返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

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後漢書
 卷之四

晉書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終

晉書

晉書四十四

晉書

列傳第十四

鄭表 子默 默子球

鄭表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表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表如已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表同郡任覽與結交表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表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表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

莫修及

王然及

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
 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曰賢
 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
 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表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
 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表與
 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于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
 母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于城東表疾病不任會帝
 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表表自輿追帝及
 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表共載曰計將何先表曰
 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
 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
 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

密陵雖不能
 為程朕所
 抑同付諸
 公

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表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竝至公
 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
 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
 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竝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
 祿密陵侯表履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
 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表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
 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表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
 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警旨徐公語吾曰三
 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
 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
 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篋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
 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

各百匹以供喪事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子位
竝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
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
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
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
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
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
默文帝與衰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
祀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

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
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時
高令表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
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
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
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竝立異議默
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
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
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
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

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
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
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
球自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
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諡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
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
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
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

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胤遂絕房室恒
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
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
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遂言必有則初仕郡上

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
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內一本侯

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
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
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
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
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
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

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傳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竝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諡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竝履忠

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真長修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修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臥車各

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
 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
 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
 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于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
 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謚曰元又以
 欽忠清高絜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
 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竝素
 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
 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貨
 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
 小道子浮嗣

楊囂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為國
 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欽弟琨字子笏衛尉卿琨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
 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
 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
 應期電發子來之眾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
 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
 屬以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為
 倫所敗士眾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
 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劔懼不可用且戰何
 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
 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眾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

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
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竝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
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
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武強侯加散騎常侍
及河間王顥納李舍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
之志正諫不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歎望之心以長沙王又
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
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又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
勳及事平歸功于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
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
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
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

乘輿敗于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
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眾皆成列而程太妃戀
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眾潰唯志與子謚兄子緄殿中武賁千
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
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一作訖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
散志于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
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一作敢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
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于是御犢車便
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
仗甚盛志喜于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
陽志啓以滿奮為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
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顥聞王浚起兵遣

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
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
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
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
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
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顓啓帝復穎還
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
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顓斬張方求和於越
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卽還就穎于武關奔南陽復爲劉
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
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
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謚詵等俱遇害于平

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
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
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
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
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卽諶之從母
旣加親愛又重其才值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
諶爲別駕匹磾旣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
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
切于是卽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
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
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

石氏諶隨閔軍于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竝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恒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為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竝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于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

子少傳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父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竝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為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諡曰

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峯嶠鑿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與姻親故廙年三十五

不得調晚為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穴從僕射少為武帝所禮歷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

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廷旨初表有賜客在

焉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伐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

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

張暉於說云表年
二十作為散騎侍郎
同僚諸郎皆尚
書事年少並厲
錄氣要名譽尚
書事或有不便
故遺漏不視及傳
書者去即入除文
於駁唯表不於事
有未及輒與為書
共於盡平意主者

固執不為已好後共
議奏上表在裡為
之中而能用心如此
之賢矣因際之心
亦不為成事表則
視人如此但於感國
此之重而能表

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廩女廩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表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廩當之又緣廩有違忤之咎遂于喪服中免廩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廩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廩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廩為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廩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人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廩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支行于世

與陳勰共造脂闌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廩首荷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廩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諡曰元三子混蒼恒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蒼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一作郡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群從乎即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柴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一作祭如不祭況宗

預

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擬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竝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

此長壽可教
讓被黜于恒而
反救恒有心
其心可嘉

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

色及

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屬補尚書
 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安
 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
 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
 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
 微懷以為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
 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畜養精神
 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
 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元康
 初封宜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
 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

史通云帝紀十三
 皇后紀三譜十
 典列傳七十摠九
 十七卷此云三譜
 序傳目錄以各為
 一卷與史通異
 漢後主名帝
 蕭宗傳用其皇
 后紀而主名後漢
 可謂多可裁也
 何批

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
 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
 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
 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九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
 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
 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
 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
 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後太
 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為東宮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
 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雲
 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宮之禮置長
 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諡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

史通云晉書
本後三惟一存
則作三十餘卷
乃是也

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
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
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
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
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年四

十

石鑒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
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
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
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

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鑒備
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
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
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
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
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
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
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
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
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
領催鑒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
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

勅庶反

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諡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竝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罔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罔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

音紀

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于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為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虢敗于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諡曰元有三子祇允裕祇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侯傳自非一時之秀亦

曷能至于斯惜其參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
 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
 鑒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
 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宜溫聲載
 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晉書四十四列傳第十四

西川忠鳳園
 氏雷德甫

